

卷九十四

書名 藝文類聚一百卷
嘉靖中天水胡繼宗刊本
撰者 唐 歐陽詢 撰
卷 卷九十四
內容分類 子 類書 彙考 唐五代
索書號 子部 類書 2
編號 C5912500

藝文類聚卷第一

唐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大部上 天 日 月 星 雲 風

天

周易曰：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

時成。時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又曰：天健，尚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又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

肅將天。禮記曰：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日月星辰

繫焉。論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老子曰：天得

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

也。春秋繁露曰：天有十端，天地陰陽水土金木火人，凡十端。天亦

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爾雅曰：穹蒼蒼天

也。春秋元命苞曰：天不足西，地不滿東，故天周九八十一萬里，渾天儀曰：天如雞子，天大地小

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浮，天轉如車轂之運。黃帝素問曰：天如雞子，天大地小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912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子部 類書 2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藝文類聚一百卷 嘉靖中天水胡繼宗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還河公以手挽牛左足右手持斧斫牛頭而殺之此青牛者萬年之木精也莊子曰庖丁爲惠文君解牛曰臣之刀十九年所解千牛而刀刃若新彼節者有間而刀刃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余地是以十九年刀刃如新又曰或聘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菊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孟子曰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者未之聞也臣聞王坐堂上有牛過者王問之對曰將以置鍾王曰吾不忍其觫觫而就死以羊易之是見牛未見羊也此乃仁術足以王矣呂氏春秋曰百里奚未遇時販牛於秦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獻諸繆公繆公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又曰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史記曰騎劫攻即墨田單取牛千頭衣以五彩束茅其角縛火其尾穿城而出牛壯士五千銜枚隨其後牛出火明所觸皆死壯士因擊之城上士大譟燕師大敗騎劫死乘勝追北三戰三剋遂收齊城蜀王本紀曰秦惠王欲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後蜀人見之以爲牛能大便

金牛下有養卒以爲此天牛也能便金蜀王以爲然即發卒千人使五丁力士拖牛成道致三枚於成都秦得道通石牛力也後遣丞相張儀等隨石牛道伐蜀漢武內傳曰封君達少好道入鳥鼠山百餘年還鄉里當乘青牛故謂爲青牛道士相譚新論曰夫畜生賤也然有尤善者皆見記識故馬稱驊騮驥驂牛譽郭叔丁櫟謝丞後漢書曰劉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於路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慙負長者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爲謝也風俗通曰秦昭王使李冰爲蜀守開成都兩江旣田萬頃江神歲取童女二人爲婦冰自以其女與神爲婚往至神祠勸神酒杯但澹水冰厲聲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蒼牛鬪於岸旁有間冰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鬪大極不當相助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乃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蜀人慕其氣決凡壯健者因名冰兒列異經曰秦文公伐梓樹梓樹化爲牛文公遣騎擊之騎墮地被髮牛畏之入水不出沒豐水中秦乃立怒特祠魏略曰鉅鹿時苗爲壽春令始之官乘特牛歲餘牛生一犢及去留

其犢謂主簿曰令來時本無此犢是淮南所生也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其母苗不聽蜀志曰蔣琬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沱意甚惡之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當至公大吉之徵也諸葛亮集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太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羣行二十里也張溫曰昔百里奚賢秦繆公欲于之繆公好牛奚因賃養牛公出遊登車以問百里曰臣之所長非養牛者也乃養民也視牛察士乃知賢人也遂與同車而出博物志曰近世有居於海渚年年八月有浮槎來甚大往反不失於期此人乃賁根乘槎而去忽忽不覺晝夜奄至一處有城郭屋舍宛然望室中多見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此人還以問蜀人嚴君平君平曰某日有客星犯牛斗即此人到天河也曹嘉之晉紀曰羊祜子暨為青州刺史牛於州產犢及暨去職以官室所生遺之而去符了曰堯以天下讓巢父巢父曰君之牧天下亦猶余之牧孤犢君牧天下是各有其所牧矣君焉用惴惴然以所牧而與余余無用天下

為也於是牽犢而去素山松宜都山川記曰自峽口沂江百許里至黃牛灘南岸有重山山頂有石壁上有入負刀牽黃牛人迹所絕莫得究焉竺法真登羅山疏曰增城縣南有列渚洲洲南又有牛潭北岸有石周貞三丈漁人見金鎖牛常出水盤鎖此石上縣民張安釣於石上躡得金鎖數十尋俄有物從水中引之力不能禁以刃斷之唯得數尺遂致大富琴操曰甯戚飯牛車下叩角而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礪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裁至胛長夜冥冥何時旦齊桓公聞之舉以為相臧道顏駃牛賦曰若乃豪宗戚胤公侯王后乘輕御肥貂蟬耀首翟翟華貂鑠鑠雲母良將擢足於雙島名駃疊迹於左右如貴遊踴躍於絕倫觀者嗤妍其好醜遂慕駃駃以相高精彼奇選之希有儀體既美特資高足名參飛兔價齊驥騮梁劉孝威辟厭青牛畫贊曰泰山怒特吳渚神牛氣噓風噴精迴電流詎牽和鞅不入張鞅技力難京肆怒橫行朗陵瑩角介葛瞻聲遁仙託稱妖寇馮名名震八區威陵五都蓄勇槽側息憤場隅仇覽獻豆滕嬰進菊雄兒楷式悍士規模曹興拂采徐邈成圖魏陳王曹

植上牛表曰臣聞物以洪珍細亦或貴故不見僬僥之微不知決滌之秦
不見果下之乘不別龍馬之大高下相懸所以致觀也謹奉牛一頭不足
追遵大小之制形少有殊敢不獻上

梁元帝謝東宮養蒸栗牛啓曰
色似秘府之書毛類陳王之玉驊角未奇瑩蹄非貴 梁劉孝儀謝始興
王賜車牛啓曰下官安於躡僑習以成性乘堅驅駿未所厝心慈渥無涯
每垂獎飾無復難載之朋將申共弊之美濯龍望水未足儔光長門聽雷
不能均轡 又謝豫章王賜牛啓曰觀其毛角相合骨像應匱曳流水而
生光驚高限其如接遂使上阜輟駕下澤是驅馮軾脩途旣獲坐馳之致
馴參廣庭方念載憂之勗

書梁劉孝威謝南康王饌牛書曰雖復蜀守
神牛秦公怒特穆王白角何氏瑩蹄無以逾其効力邁其致遠直宿九重
獲免疏步路休三逕且息徒行從祀甘泉方無假於丞相騎至清廟又永
笑於博陽

驢

是辭九懷曰驢垂兩耳中坂蹉跎蹇驢服駕無用日多 吳志曰諸葛恪

父瑾長面似驢孫權大會群臣使八牽一驢入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
恪跪請筆益兩字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乃以驢賜恪 文士傳曰
晉文帝大親阮籍恒與談戲任其所欲不迫以職事籍從容常言平生曾
遊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爲東平太守文帝大悅即從其意籍便騎驢徑到
郡至皆壞府舍諸壁鄣使内外相望然教令清當十餘日便乘驢去 晉
陽秋曰胡威少有志尚厲操清白父質爲荊州守威自京都省之家貧無
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拜見父停廐中十餘日辭歸每至客舍自放驢取
樵爨食 世說曰王仲宣好驢鳴旣薨魏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好
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作驢鳴 陳武別傳曰武本休屠胡人
常騎驢牧羊諸家牧豎十數人或有不和歌者武遂學太山梁甫吟之屬
宋袁淑排諧集驢山公九錫文曰若乃三軍陸邁糧運艱難謀臣停
筭武夫吟歎爾乃長鳴上儻慨應邢崎嶇千里荷囊致餐用捷大勳歷
世不刊斯實爾之功者也音隨時興晨夜不默仰契玄象俯協漏刻應更
長鳴豪分不忒雖挈壺著稱未足比德斯又爾之智也若乃六合昏晦三

爲政與人鄭師故敗 又曰楚子圍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懷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 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又曰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龍魚河圖曰羊有一角食之殺人 周書曰子夏曰桀德衰夷羊在牧飛蝗滿野 家語曰季相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仲尼曰吾穿井得羊何也對曰以丘所聞非羊也木石之怪夔魍魎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羆羊也 列子曰楊朱見梁惠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耘言治天下何也曰君見夫牧羊者乎百羊爲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羝羊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也 莊子曰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事業不同其亡羊均也 孫卿子曰仲尼將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 史記曰宋義下令軍中曰狼如羊貪如狼不可使者皆斬之 又曰卜式

者河西人式有少弟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爲郎布衣草屨而牧歲餘羊肥息上過其羊問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惡者輒去無令敗羣上以式爲奇拜爲緱氏令 又曰盧縮與高祖俱學書相愛里中賀兩家以羊酒 地鏡圖曰金百斤已上至三百斤精如羊者 玄中記曰千歲之樹精爲青羊 春秋繁露曰凡贊卿用羔羔有角而不用如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謗類 死義者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故羊之爲言猶祥故以爲贊 列仙傳曰葛由者羌人周成王時好刻木作羊賣之一旦騎羊而入蜀蜀中三侯道人追之上緩山山在義眉山西南無極隨之者不得還皆得仙道山上石桃故里諺曰得緩山一桃雖不得仙亦足以豪山下立祠 左傳昔有攘羊者以羊頭遺晉叔向向母埋之不食後三年攘羊事發追捕向家擒羊骨肉都盡唯有舌在國人異之遂以羊舌爲族 漢書曰蘇武往使匈奴匈奴知武不可降使北海上無人處牧羝羊下乳乃得歸武處海上廩食不至乃掘野鼠草實而食

之武杖漢節牧羊卧起持節旄盡落 又曰路溫舒鉅鹿人父爲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編用寫書 東觀漢記曰甄宇北海人建武中爲州從事徵拜博士每臘詔令曰賜博士羊羊有大小肥瘦博士祭酒議欲殺羊稱分其肉宇曰不可又欲投鉤復耻之宇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猶是不復有爭訟後召會詔問瘦羊甄博士京師因以號之魏志曰楊俊同郡王象孩少孤特爲人僕隸年十七八見使牧羊而私讀書因獲捶楚俊美其才質即贖象著家婢娶立屋然後與別象官至散騎常侍 衛玠少時乘白羊於洛陽市市人觀之咸曰誰家璧人於是家聞州黨遂號曰璧人 博物志曰胡蕙蜀中本無洛中人有驅羊入蜀者胡蕙子着羊毛蜀人取種因名曰羊負來又外國得胡麻豆或曰戎菽一主隱晉書曰王尼嘗爲兵洛中名士王澄胡毋輔之等賞羊酒詣護軍門吏請見將軍澄等先過尼炙羊飲酒訖逕去將軍聞之與尼長假 神仙傳曰皇初平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忽然不復念家其兄初起行索初平歷年不得後見市中有道士

乃問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牧羊兒姓皇字初平兄乃隨道士與初平相見語畢問羊何在在山東兄往視但見白石不見羊平曰羊在耳兄自不見平乃往言叱叱羊起於是白石皆起成羊數萬頭 又曰曹公收左慈慈走入羣羊中失慈之所在追者疑化爲羊乃令人數羊羊本千口揀之長一口知果化爲羊乃謂曰若是左公者但出無苦也有一羊跪云詎如許追者欲執之於是羣羊皆跪曰詎如許追者乃去 搜神記曰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二息嘗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祠之自是暴至巨富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強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至臘日祠竈而薦黃羊焉 又曰南陽宗定伯夜行忽逢一鬼鬼問伯爲誰伯欺之曰我亦鬼也遂爲侶向宛行勸因相擔問鬼曰鬼何畏曰鬼唯不喜唾耳欲至宛便擔鬼著頭上詣宛市鬼化爲羊伯恐其變遂唾之因賣得錢千五百買者將還繫之明旦見繩在時人語曰宗定伯賣鬼得錢千五百 續搜神記曰顧需者吳之豪士送客置酒有一沙門在坐主人殺羊羊繩斷便走來入道人膝中穿頭入袈裟下道人不能

救即將去殺之既行炙主人便先割以啖道人道人食炙下喉便自行道
入皮中痛毒不可忍呼醫來針之以數針貫其炙猶動搖乃破出之是故
一齧肉耳道人於此得病作羊鳴少時便死 崔豹古今注曰羊一名羴
羴主簿 幽明錄曰洛下有洞穴不測有一婦欲殺夫推夫下經多時至
底乃得一穴匍匐行數十里漸見明曠郭郭官館金寶為飾明踰三光人
皆長三丈被羽衣如此九處至最後所飢長人指中庭大栢樹近百圍下
有一羊令跪持羊鬚捋之得一珠長人取之次亦取後將令噉即療飢乃
問詣九處名及求住蒼云君不得停還問張華當知乃復行出交州還洛
問華華曰九處地仙名九館大羊為螭龍初一珠食之與天地等壽次者
延年後者充飢而已 雜五行書曰懸羊頭門上除盜賊 晉郭璞羊
贊曰月氏之羊其類在野厥高六尺尾亦如馬何以審之事見爾雅 杜
預奏事曰臣前在南聞魏興北山有野羊大者千數百斤試令求之者各
得一枚并頭角蹄按其形不與中土羊相似然野獸中所希有

狗

爾雅曰犬生三獐 宗二師一獐旂未成毫狗 狗子未長喙獐短喙獨
狗 獐獨獐絕有力挑挑 獐狗也狗四尺為獐 山海經曰蝮犬如犬青
色食人從首始 易曰尤為狗 左傳曰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
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微焉
明搏而殺之遁曰棄人 用犬雖猛何為聞且出 又曰國人逐瘼狗瘼狗
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 華臣懼遂奔陳 見逐狗而驚去 又曰取邾師邾人
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乃館諸箕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取其
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 穆天子傳曰天子之狗走百里執虎豹
言猛 晏子曰晏子短使楚楚人為門於大門側延晏子晏子曰使狗國者
從狗門入今使楚王不當從此門入 列子曰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
出天雨解素衣衣黑衣而返其狗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朴狗楊朱曰子無
朴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 尹文子曰
康衢長者字僮曰善搏字犬曰善噬賓客不過其門三年長者怪而問之
以實對於是改之賓客復往 楚辭曰何少康逐犬而顛墮厥首 因獵致

本逐獸於是又曰兄有噬犬弟何欲兄謂秦伯也秦伯易之以百兩卒無
合所宿也又曰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兮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關梁
闕而不通呂氏春秋曰齊有好獵者終日不得獸入則媿其友推其所
以不得獸狗惡故也欲得良狗則家貧家富則求良狗得狗則數得獸矣
非獨獵也百事皆然又曰昔文王得如黃之狗宛路之贈遊於雲夢三
月不反韓子曰宋有酤酒者斗概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懸幟甚高
然而酒不售酒酸怪其故問所閭長者楊青青曰汝狗猛耶曰狗猛狗猛
何故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往酤而狗迎齧之酒所以酸而
不售夫國亦有猛狗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爲猛狗
迎而齧之此人主所以蔽脅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史記曰范雎說秦
昭王曰夫以秦而治諸侯譬若縱韓盧而搏蹇兔也今閉關十五年不敢
關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又曰高祖
詔齊捕蒯通通至上曰若何教淮陰侯反對曰然臣固教之距之狗吠堯
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戰國策曰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東郭兔者海內之狡
兔也韓盧逐東郭兔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疲於後犬兔俱罷
死其處田父獲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弊其
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而有田父之功獲齊王懼休將士說苑曰梁
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遽墮船船人救之曰子欲何之而遽曰梁無相吾
欲往相之船人曰子居船楫之間而溺無我則死矣何能相梁惠子曰居
廣艘長楫之間則我不如子至於安國家全社稷子不比我子蒙蒙如未
視之狗子耳又曰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不見用故客反見曰不知
臣之罪耶君之過也孟嘗君曰寡人聞之縷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嫁女
因媒而成不因媒而畜夫子之才必薄矣當何怨寡人哉客曰臣聞韓氏
之盧天下疾狗也見兔而指屬則不失兔望見而放狗則累世不能得兔
狗非不疾不能屬者罪也漢書曰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爲事漢武故
事曰公孫卿至東萊云見一人長五丈牽一黃犬把一黃雀欲謁天子因
忽不見東觀漢記曰鮑永少有志操治歐陽尚書事後母至孝妻嘗於

毋前叱犬而求即去之。風俗通曰桂陽太守汝南韋叔堅少時爲從事
在家狗人立行于家中皆言當殺之叔堅示犬馬諭君子狗見人行效之
何傷叔堅爲縣令還解冠榻上狗戴持走家人驚愕復云誤觸冠冠纓挂
著耳狗又上竈家益怪復二兒婦皆在田中狗何能作怪遂不肯殺後數
日狗自暴死卒無纖芥之異叔堅至太尉終於位。魏略曰丁謐外似踈
濫而內明慧雖與何晏鄧颺等同列而皆少之唯以聲勢屈於曹爽爽亦
敬之言無從者故于時謗書謂臺中三狗唯喋不可當一狗焉默作蛆囊
三狗謂何鄧丁也默者爽小字也其意言三狗皆欲齧人而畜蛆也。華
陽國志曰雍闓欲降魏說夷曰官欲得烏狗三百頭膺前盡黑腦三升汝
能得不夷皆從闓。玄中記曰狗封氏者高辛氏有美女未嫁大戎爲亂
帝曰有討之者妻以美女封三百戶帝之狗名槃護三月而殺大戎之首
來帝以爲不可訓民乃妻以女流之會稽東南二萬一千里得海中土方
三千里而封之生男爲狗生女爲美女。雜五行書曰犬生四子取黃子
養之大生五子取青子養之六子取赤子養之七子取黑養之八子取白

養之白犬烏頭令人得財白犬黑尾令人世世乘車黑犬白耳犬主畜之
令人富貴黑犬白前兩足宜子孫黃犬白尾令人世世衣冠。孫盛晉陽
秋曰王敦敗京都之後夢白犬自天而下噬之。搜神記曰東越閩中有
庸嶺高數十里西北隰中有大蛇長七八丈大十餘圍常病都尉及長史
下夢巫覡欲得啖女童常八月祭送蛇穴蛇輒吞之己用九女時將樂縣
李誕有小女名奇應募而行乃請好劍咋蛇犬作數斛資蜜灌之置穴口
蛇出頭大如困目如二尺鏡先啖資灌奇便放犬咋蛇以劍斫殺之得九
女髑髏越王乃婢奇爲后。又曰高辛氏有老婦人居王官得耳疾醫爲
挑治得一物大如蠶婦人盛之以瓠覆之以盤俄頃而化爲犬其文五色
名盤瓠。又曰漢成帝河清元年長安男子石良劉晉相與同居有如人
狀在其室擊之爲狗去復至數人被甲持兵警來格之或傷盡狗也自二
月至六月乃止其於洪範皆犬禍言不從之咎也。又曰成山陽王翊字
孟璉爲東海蘭陵令夜半時輒有黑憤白單衣吏詣縣扣閤迎之則忽然
不見如此數年於外伺之見一老狗黑頭白身至閤便爲人殺之乃絕

續搜神記曰會稽句章民張然滯役在都經年不得歸家有少婦遂與奴私通然在都養一狗甚快名烏龍後假歸奴與婦欲謀殺然作飯食共坐下食未得噉奴當戶倚張弓括箭拔刀然以盤中肉飯與狗狗不敢唯注精舐脣視奴然亦覺之奴催食轉急然決計拍髀大喚曰烏龍狗應聲傷奴奴失刀仗倒地狗遂咋奴頭然因取刀斬奴以婦付官殺之又曰晉太和中廣陵人楊生養狗甚憐愛之行止與俱後生飲酒醉行大澤草中眠不能動時冬月野火起風又猛狗周章號喚生醉不覺前有一坑水狗便走往水中還以身洒生左右草沾水得著地火尋過去生醒方見之他日又闔行墮空井中狗伸吟徹曉湏臾有人過怪此狗向井號往視見生曰君可出我當厚報君人曰以此狗見與便當相出生曰此狗曾活我於已死不得相與餘即無惜人曰若爾便不相出狗因下頭目井生知其意乃語路人以狗相與人乃出之繫狗而去後五日狗夜走歸又曰休慮山下有亭每過宿者或病死常云有十許人男女合雜衣或黑或白輒來爲害有郅伯夷者過宿明燭而坐誦經至中夜忽有一餘人來與伯夷

並坐蒲博伯夷密以鏡照之乃是羣犬因執燭起陽誤以燭燒其衣作毛氣伯夷懷刀捉一人刺之初作人喚遂死成大犬餘悉走去又晉穆之世領軍司馬濟陽蔡詠家狗夜輒群聚相吠往視便伏後日使人夜伺有一狗著黃衣白恰長五六尺衆狗共吠之尋迹定是詠家老黃狗即打殺之犬乃止秦氏三秦記曰有白鹿原周平王時白鹿出此原原上有狗枷堡秦襄公時有天狗來下其上有賊天狗吠而護之故一堡無懼心述征記曰彭城東岸有一丘俗謂之狗葬或云斯則徐偃王葬后倉者也未詳古徐國宮人姬而生開棄之水濱有狗名后倉銜而歸舁而成人遂爲徐之嗣君純筋無骨曰偃王偃王躬行仁義衆附之得朱弓朱矢之瑞周穆王命楚滅之后倉將死生角尾實黃龍也述異記曰陸機少時頗好獵在吳豪客獻快犬名曰黃耳機後仕洛常將自隨此犬默慧能解人語又嘗借人三百里外犬識路自還一日至家機羈旅京師久無家問因戲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寄書馳取消息不大喜搖尾作聲應之機試爲書盛以竹筒繫之犬頸六出驛路走向吳飢則入草噬肉取飽每經

大水輒依渡者弭毛掉尾向之其人憐愛因呼上船裁近岸犬即騰上速去先到機家口銜筒作聲示之機家開筒取書看畢犬又伺人作聲如有所求其家作答書內筒復繫犬頸犬既得答仍馳還洛計人行程五旬犬往還裁半月後犬死殯之遣送還葬機村去機家二百步聚土為墳村人呼為黃耳冢 又曰宋元嘉中石玄度家有黃狗生白雄子母孕其子異於常狗銜食食之子大其狗出獵未反輒門外望之後玄度病輒危困醫為處方湯須白狗肺市索卒不能得乃殺所養白狗以湯供其用母向子死處跳踊嗥呼倒復起竟日不息其家煮狗子肉共食之投骨於地母輒銜著窟中 **晉張華詩**曰如黃批狡兔青骹撮飛雉鵠鷺皆盡收鳬鷺安足視 **賦** **晉傳玄狗賦**曰何世來貢作珍皇家骨相多奇儀表可嘉足縣鉤爪口含素牙首類驤螭尾如騰蛇細頸闊胃廣前稍後豐顙促耳長又緩口 **魏賈岱宗大狗賦**曰余處大魏之祚迹在朔陽越彼西旅犬犬是獲形體如翦削像兒如刻盡毛翰紫艷光雙眉如白璧爪類刀戈牙如戟戰盼睜而奮怒揮霍而振擲譬若天梁折地柱劈倒曳白象挫其腰齧

掣六駘折其脊爪處如鉤牙揲創似矛刺

豕

爾雅曰豕子猪豕猪豕豕

最後生者

大者獠溫豕生三獠

公二師一特豕生

取少者四獠皆白孩該其迹刻絕有力貌

北肥巴方言曰猪燕朝鮮之

間謂之豕關東西謂之豕或謂之豕南楚謂之豕其子或謂之豚或謂之豕

吳陽之間謂之猪子

易曰見豕負塗

又曰坎為豕

毛詩曰有豕

白躡蒸涉波矣

論語曰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饋孔子豚

墨子曰

孔子窮陳蔡之間藜蒸不糲子路烹豚孔子不問肉所由來即食之

史記曰子路性鄙好勇力冠雄雞佩玃豚凌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

路後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 又曰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袁固問老子

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使固下圈擊豕景帝知

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應手而倒太后

默然乃罷之

韓詩外傳曰孟子少時東家嘗殺猪孟子問其母曰東家

殺猪何以為其母曰欲啖汝其母悔失言曰吾懷姙是子席不正不坐割

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買東家猪肉以食之明不欺也 漢書曰公孫弘菑川人少時爲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年六十以賢良徵爲博士丞相封平津侯 又曰鄧都東海人景帝時爲郎嘗從游上林賈姬在厠野彘入厠上目都都不行上乃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耶陛下縱自輕柰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不傷賈姬 東觀漢記曰閭仲叔居安邑家貧不能得錢買肉安邑人候之問諸子何飯食對曰但食猪肝屠者或不肯與之令出勅市後嘗買輒得仲叔怪問其子道狀如此乃歎曰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之 又曰吳祐年二十喪父獨居家無擔石而不受贍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之曰卿二千石子而杖鞭牧豕縱子無耻柰君父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 又曰梁鴻家貧而尚節博覽無不通畢乃牧豕於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他舍乃尋訪燒者問所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曰無他財願以身居作主人許因爲執勤不懈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

長者於是始敬異悉還其豕鴻不受乃去 續漢書曰曹騰父萌以仁厚稱鄰人有豕者與萌豕相類詣門認之萌不與爭後所亡豕自還其家主人大慙送所認豕并辭謝萌萌笑而受之 張璠漢記曰莎車王殺于闐王于闐大都末出城見野豕欲搏之乃人語曰無殺我我爲汝殺莎車將軍都末異之即與兄弟共殺莎車王 皇甫謐高士傳曰孫期濟陰人少爲諸生治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往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其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辟舉方正遣吏賁羊酒請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就終於家 董正別傳曰司馬徽字德操時人呼爲水鏡嘗有 妄認徽猪徽便推猪以與之後數日亡猪者得其猪旣以猪還徽乃叩頭自責徽又厚謝之 魏志曰梟婁在扶餘東北處山林之間常穴居大家深九梯以多爲好土氣寒於扶餘其俗好養猪食其肉衣其皮冬以猪膏塗身厚數分以御風寒夏則裸袒以太布隱其前後也 郭子曰劉道真少時嘗魚釣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

樂其嘯乃殺狔以進之道真食狔盡了不謝姬見其不飽又進一狔又食
半餘半還之後道真爲吏部郎姬兒爲小令史道真乃超用之兒不知所
由問母而後知之於是賁牛酒以詣道真道真笑曰去去無復相報
晉郭璞封豕贇曰有物貪婪號曰封豕存食無厭肆其殘毀弄乃飲羽獻
帝效技 又豪彘贇曰剛鬣之族號曰豪豨毛如攢錐中有激矢厥體兼
資自爲牝牡





Small handwritten mark or signature.

